

陶 康 娥 琪

8775

3



D
1
8
8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Gabriele D'Annunzio

La Gioconda

琪 珒 康 陶

張 聞 天 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譯者序言

加貝里爾唐努道 (Gabriele D'Annunzi) 爲意大利現代最著名的詩人，小說家與戲曲家。一八六四年生於維路奈省 (Verona) 之必斯加拉城 (Pescara) 爲一貴族之子。曾畢業於羅馬大學。一八九四年充當國會議員。歐戰中曾經自立爲菲姆 (Fiume) 的統領，反抗意政府。失敗後，擬遁跡寺院，享受宇宙間清幽的美。但是好動的天性，使他這種計劃失敗了。

他是意大利的寵兒，也是意大利民族性的代表者。他對於宇宙的香，的色，的美，差不多沒有一樣遺漏的。他所依賴的武器就是他所天賦的異常銳敏的感官。他靠着他的銳敏的感官去領解着宇宙與人生。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都是由他的實際的肉感上來的。西蒙士 (Arthur Symonds) 說：『現代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全盤接受生命的物質的基礎的。他只有從肉體上了解到精神的意義。』(見英譯快樂兒的序言。)

他除了自己的感覺，不曉得有其他什麼精神的與道德的東西。所以他對於宗教，對於道德以至對於羣衆都沒有信仰。但是他有信仰，他信仰自己。他有崇拜，他崇拜美。他是極端的個人主

義者，也是唯美主義者。

他以爲人生的目的是在快樂。他所謂快樂自然是肉體的快樂。他不知道精神的快樂。他說：『快樂是自然供獻給我們得到知識的最確定的方法。那些痛苦嘗得更多的人一定不及快樂嘗得更多的人聰明。』他所以崇拜美，也無非因爲美是快樂的。

他的藝術方法是寫實的。其實凡是意大利的藝術家都是寫實主義者。他的表現力異常的強。任何事物只要經過他的描寫，就變成生動而且美麗。所以唐努道也許不是一個真正的人生意義的解釋者，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但是他的表現力的強，已經足以使他不朽了。譬如在這篇琪瓊康陶上，他用了這樣美麗的文字，這樣強烈而且不免有些殘酷的藝術手腕，描寫道德與藝術的衝突，我們讀了牠祇有五體投地，對於世界希有的天才爲無窮的讚美罷了。

肉體的快樂是容易厭倦的，牠永遠驅迫着人們去找求新的快樂。一旦這種新的快樂不能實現的時候，對於這種追逐疲乏了的時候，人生的意義就沒有了。於是意志強烈的人就以自殺爲唯一逃避之所。唐努道的贊美死也就是在此。

快樂的福音的宣傳者，死的贊美者，藝術美的渴仰者；這就是我們的唐努道！

附白：

唐努道的作品甚多。他的創作的第一期大都是詩與小說，第二期是戲曲。他改作戲曲家的動機，起於與女優愛倫娜拉杜翠（Eleonora Duse）的結識。他的戲曲大半都是經她演過的。

他的小說與戲曲大都已譯成英文。其中著名的小說有：快樂兒，山間的處女，死之勝利，生之火焰等。戲曲有琪娥康陶（La Gioconda），法蘭西施加（Francesca da Rimini），死城，加里荷的女兒等。琪娥康陶與法蘭西施加均有西蒙士的譯本，就是譯者所依據的本子。

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

琪琨康陶

意大利唐努道 Gabriele D'Annunzio 著

張聞天譯

登場學物，

西西荷、舍太拉

羅倫左、加地

高西莫、大爾波

西爾薇、舍太拉

法朗西施加、杜尼

琪琨康陶、蒂亞隸

小畢太

西麗妮太

地方：
佛路連斯，
比薩的海岸上。
時候：
現代。

第一幕

一間靜寂的，正方形的住房，裏邊一切東西的布置表現出簡單的和諧，顯得外表與房主人的內心的訴合無間。四周的一切，似乎都是被有思想的歡樂女神的手所整理好的。這種景況使人想起平靜而又幽居的生活來。兩扇大窗開向後面的花園；從一窗內可以看見觀在晴空中的聖米尼杜小山和牠的建築物，寺院，克羅奈加教堂，『美麗的維拉奈拉』（*La Bella Villanella*）與法蘭西施式的單純的帆船。

一扇門開向內室，還有一扇引向外面。時正下午。從兩窗內射進四月的陽光，呼吸與音樂。

佈景一：

西爾薇與老人羅倫左並立在第一扇門的門檻上預備外出。

西爾薇

啊，祝福生命！因為我常常使一種希望燃燒着，今天我可以祝福生命了。

羅倫左

新的生命，親愛的西爾薇，善良的勇敢的靈魂，這樣善良而且這樣有力！暴風雨已經過去了。呂西荷經過了種種罪惡，現在又是你的了。他對於你只有感激與慈愛。這似乎他是再生了的一般。剛才他的眼睛好像小孩子的。

西爾薇

當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的一切善性都恢復了。當他喊你做老師的時候，他的聲音

那樣親愛，使你對他慈父般的心突突的跳動着。

羅倫左

現在他的眼睛和他第一次到我身邊來并且我把泥土放在他手裏時一樣了。那時牠們是溫和而且神奇的；但是他的指頭，那啟示的東西，從那時起就充滿了力。我還藏着他的第一次的作品。我會經想，在你們的結婚那天把牠給你的，但是不曾。我現在情願把牠給你作爲你們新幸福的標記。

西爾薇

多謝老師。

羅倫左

那是一個戴着月桂冠的婦人的頭。我記得他會經用過一個不好的模型。他工作時，難得向她看。有時他似乎完全注意在工作上，有時他很急躁。起初從他手上出來的是一個混亂的假面。我那時不知道那是什麼英雄的相貌。他遲疑了，灰心了一刻，差不多難爲情了，望着他的作品，不敢回轉頭來向我看。但是，忽然間，在他把牠放手之前，他略略揮動着他的刀把一個月桂的皇冠安放在那作品的頭上。牠怎樣使我歡喜呀！他要把自己沒有完成的夢載在他的作品上。他那日工作的結束是一種光榮與信仰的動作。

我從那時起愛他，就爲了那個皇冠。我情願把那件作品給你，你如其仔細看着牠，也許會看出薩花(Sappho)的熱情的面吧，那個理想的狀態，在幾年之後，他能够在一件不朽的作品中間完全表現出來的。

西爾薇

(靜聽着。請坐，請坐，老師；我請你再坐一刻。坐在這裏，靠近這窗子。多坐幾分鐘。我有無數的話要告訴你，但是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如其我能够克服這個繼續的顫抖呢！我希望你了解……)

羅倫左

使你身體顫抖的是快樂嗎？

(他在窗子的旁邊。西爾薇靠在窗欄上，面對着他；她的面後襯着青天與小小的山峯。)

西爾薇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快樂。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罪惡，一切憂愁，并且就是鮮血與創傷，都融解了，消滅了，抹到遺忘中去了，沒有了。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可怕的記憶的重量，加增着而又加增着，漲成結實，不透明而且堅硬像一堵牆壁，像一塊我所永遠不能跨過的巖石。適才正當你向我說的時候，正當你要把那我所想不到

的禮物獻給我的時候，我想：『哦，現在我將把那禮物，那一塊他拋下他的夢想的第一粒種子像拋在有收成的田裏的泥土，拿在手裏了；我將把他拿在手裏，我將微笑着，保護着他的靈魂與他的生命的好的一部分走到他那裏；我將不說話，他將看到我是他的一切善良的東西的看守者，於是他將永遠不離開我，并且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那樣想了，那思想與行動很容易地混合而不可分了。你的話變更了世界。但是你知道，一點呼吸，一點蒸氣，就是一點虛無的東西，會推倒一切，會破壞一切，使急躁，恐怖與癡癲重新回復轉來嗎？哦，四月呵！（忽然間她轉向了光明，深深地抽了一口新鮮的空氣。）這種空氣怎樣惱人而又怎樣純潔呵！一個人的一切希望與失望都隨着花草的塵埃吹散到風中去了。（她側向窗外喊。）**畢太！畢太！**

羅倫左

小孩在花園裏嗎？

西爾薇

是的，她在那裏，她在薔薇花叢中奔跑着。她快活得忘形了。**畢太**！她藏到樹叢中去了，那小東西！她現在在笑。你聽到她的笑聲嗎？啊，當她笑時，我了解了一切充滿了露珠的花

的快樂了。那是她的新鮮的笑怎樣會使我心花怒發的緣故。

羅倫左

也許呂西荷也聽到了她，並且得到安慰了。

西爾薇

（莊重而且戰慄，倚在老師的身上並且拿着他的雙手。）

那末你以為他的一切創傷都將真的被

醫愈嗎？你以為他將帶着他的全靈魂回返到我的身邊來嗎？當你看見他時，和他談話時，你覺得那個嗎？你的心上怎樣說？

羅倫左

在我看來，他的相貌似乎有帶着生命的新意義重新去生活過的人的樣子。那看見了死的面的人不能不在那一刻也看到了真理的面。他眼睛上的塵翳已經拿去。他現在將完全了解你了。

西爾薇

老師，老師，如其你自己欺騙自己，如其這是一個無用的希望，那末我將怎樣呢？我的全副精力已經用盡了。

羅倫左

你現在還要怕些什麼？

西爾薇

他曾經要自殺；但是別一個，別一個婦人還活着，並且我知道她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她現在能做些什麼？

西爾薇 她一切都能做，如其她還是被愛着的。

羅倫左 還是被愛着？超出於死的？

西爾薇 超出於死的。啊，如其你知道我的苦悶呵！爲了她，他才要死，在一時的憤怒與神經錯亂

的中間。試想他一定會經怎樣的愛她，如其他對於我與對於畢太的思想都不能遏制他！在那個可怕的一刻，他完全是她的獵物了；他在他的熱病，他的痛苦的最高點，其餘的世界完全消滅了。試想他一定會經怎樣的愛她！（這婦人的聲音因傷心而低抑。老人低着他的頭。）

現在誰能說在這一擊之後，當死的密霧在他的靈魂之前過去了時，他的心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是否一點記憶都沒有而醒來的？他是否在他現在的新生命與留在密霧中的過去的一切之間看到一條鴻溝？或是，或是那形像又在那深處浮泛起來，並且留在那裏，永遠分明地浮泛在那裏嗎？告訴我！

羅倫左

（茫然。）誰能說？

西爾薇

(帶着悲哀的聲音。)唉，現在你自己也不敢再安慰我了。是嗎？沒有法子了嗎？

羅倫左

(拿着她的手。)不，不，西爾薇。我是說：誰能說由這樣神秘的力在他那樣的天性中所產生的變化呢？在他心中的一切，現在都說着他那裏來的某種新鮮而且善良的東西。當他微笑時，試去看他！適才正在你我離開他之前，他吻着你的可愛的手時，你不覺到他的全心融解在慈愛與謙讓的中間嗎？

西爾薇

(面微紅。)是的，那是真的。

羅倫左

(看着她的手。)可愛的，可愛的手，勇敢而且美麗，堅決而且美麗！你的一雙手是異常美麗的，西爾薇。大概悲哀太使牠們連結在一起了，牠也能使牠們純化了，使牠們完滿了吧。牠是完滿無缺的。你還記得凡路西河(Varecchio)所雕塑的婦人，那捧着一束花，披着頭髮的婦人嗎？啊，她就在那裏！(他從西爾薇的面貌與微笑上看到在室內壁角裏小杯櫥上的一個小小的半身像。)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這關係了。那一雙手似乎和你的是同一血種的，牠們是同一本質的。牠們生活着——牠們不生活嗎？——那樣光耀的生命，以至面貌的

其餘各部都被減色了。

西爾薇

(微笑著)

哦，年青人的話，真是所謂年老心不老！

羅倫左

當呂西荷回復他的工作時，第一天他就應該臨摩你的一雙手。我有一塊古的大理石，在我里西拉里花園(Oricellari Gardens)內找到了的。我情願送給他，使他把牠們雕刻在上面，并且把牠們放起來像歸依神明的獻禮。

西爾薇

(一片愁雲籠過她的前額)

你以為他不久就會恢復他的工作嗎？他情願嗎？他曾經和你說

到牠嗎？

羅倫左

是的，不多久，正當你不在的時候。

西爾薇

他說了什麼？

羅倫左

模糊的，有趣味的東西，一個病體復原者的夢。我知道那個。我也曾經病過一次。他有時似乎覺得他已經失去他的藝術，似乎他對於牠已經沒有一點權力，似乎他對於美已經變成陌生人。有時他又覺得他的指頭似乎得到了一種神秘的力，只要一觸，泥土上

就會顯出形相，像在夢中一樣容易。他對於他空想中雕刻室的無秩序似乎有些不安。他叫我去一看。你有鑰匙嗎？

西爾薇

（急健地。）那裏有經管的人。

羅倫左

你離開那裏有多久？

西爾薇

自從這件事開始以後，我永沒有再過去的勇氣。我似乎覺得我將要在那裏看到汚血，並且將到處看到她的痕跡。在那裏她還是女主人。那地方還是她的領土。

羅倫左

雕像的領土。

西爾薇

不，你不知道她有鑰匙嗎？她在那裏進出似乎那是屬於她的。啊，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已經告訴過你；只要她活着她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你敢斷定自從那變故之後，她仍舊回來了嗎？

西爾薇

當然的。她的傲慢是沒有界限的。她是沒有憐憫，沒有廉耻的。

羅倫左

那末，他，呂西荷，知道嗎？

西爾薇 他不知道。但是早晚他一定要知道的。她將設法使他知道。

羅倫左 爲什麼？

西爾薇 因爲她是不能調和的，因爲她不願釋放她的獵物。（停頓。老人沈默着。婦人的聲音變成刻薄而且顫抖。）

且顫抖。 那雕像，那士芬克斯（Sphinx），你看見過嗎？

羅倫左 （遲疑了一刻。） 是的，我看見過。

西爾薇 是他指給你看的嗎？

羅倫左 是的，在上年十月中的一天。那時他才完成了牠。

（略頓。）

西爾薇 （帶着顫聲，似乎無力說出的樣子。） 那是神奇的，是不是告訴我。

羅倫左 是的，牠是異常美麗的。

西爾薇 不朽的！

（略頓。在這中間充滿了無數說不出與不可免的東西。）